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紅樓復夢
第六十五回 梅秋琴即景題橋 賈探春因驚見母

話說秋瑞幾個走出雲房，剛轉過山子石，聽見有人叫道：「哎喲，那裡想起今日還得見面！」珍珠、惜春見是王夫人同著幾位太太，後面是寶釵、巧姑娘同了好些面熟的姑娘、奶奶們。珍珠、惜春趕忙搶上幾步，一邊一個拉著叫了聲：「太太！」止不住淚隨聲下，十分傷感。王夫人悲喜交加，一句話也說不出來，只剩了相視而泣。寶釵、巧姑娘也是喜極而悲，彼此哭了一會。王夫人說道：「且見過二孀孀們，到裡面去慢慢再說。」桂夫人們也倒像見了親人一樣，又悲又喜。寶釵指著一位一位都相見施禮。方才完結，抱琴過來拉著姑娘放聲大哭。

珍珠瞧著不勝傷感。寶釵道：「金山寺的佛爺怕你撕嘴，還要在他肚子上拼命，他趕著將你姑娘送來還你。這會兒瞧見應該大喜，怎麼倒哭的傷心？」王夫人們都轉悲為笑。

一路走著，已來到雲房。柏夫人瞧見真喜出望外。姐妹兩個先卑後慰，異常親熱。桂夫人們都挨次道驚問好。珍珠、惜春俱一齊拜見已畢，給王夫人磕頭，又同寶釵、巧姑娘施禮，接著是芙蓉過來相見。王夫人同寶釵見他骨瘦如柴，病容滿面，拉著手動慰了幾句。太太們剛才坐下，董家的上來磕頭銷差。

柏夫人道：「幸虧姐姐差這董嫂來，很得他出力，一路上夫妻兩個全不辭勞苦。等我到家後再謝他們罷。」王夫人道：「我家人就是妹妹的家人，他們應該出力伺候才是。怎麼要謝呢。」柏夫人道：「將來姐姐賞他個好些的差使酬他的勞罷。」王夫人應道：「妹妹所囑我謹記在心。」

人畫上來給太太同寶二奶奶、巧姑娘磕頭請安。王夫人拉著歎道：「好孩子，你居然跟定姑娘，不嫌清苦，也做了道士，很難得。你見過各位太太、奶奶、姑娘，趕著去點上燈罷。」人畫答應，磕完頭出去料理燈盞，又點上幾支素燭。董家的幫著倒茶，袁可石一同去料理伺候。王夫人老姐妹兩個敘談別後之事。桂夫人、秋琴同惜春相談近況。寶釵、芙蓉、夢玉連著掌珠、梅春、修雲同那些奶奶們拉著珍珠說不了的說話。雖是十月天氣，因為人多，雲房甚不寒冷。正是：

天高月破殘雲出，野曠風驚蠹葉飛。

那大殿上晚鍾初響，與樹梢上宿雨淋淋斷續相應。秋琴道：

「此景此聲，不亞寒山寺夜半鐘聲。你們在坐諸人，除珍姑娘、惜姑娘外，只怕都未聽見。」柏夫人道：「夏間在大姐姐榮國府裡，姐妹們正在剪燭西窗，暢談心曲，適風雨驟至，恍如身在瀟湘，萬緣俱寂。既而雨止雲開，樹梢新月溶溶如洗，兼之櫳翠庵鐘聲乍響，與枝頭零雨彼此相應，又恨不令歐陽子一聞此聲。不意今姐妹相逢，遇此佳景。」王夫人笑道：「想秋爽齋此時風景不減當時，而城廓人民，無異丁令威化鶴歸來也。」桂夫人道：「兩位姐姐對景興杯，撫今追昔。但今日風波之後，姐妹相逢，兒女團聚，乃人生至樂之境。今宵之樂，更當倍於往日。」夢玉聽說，過來笑道：「坐中再有柳哥母子同寶書姐姐，更為全美。」寶釵道：「再不想與四姑娘在此地相逢，真是再生隔世，如在夢中。」秋琴道：「我等都是夢中人，惟願紅樓香閣此夢長存，作古今佳話，生平之願足矣。咱們四姑娘，更做了一個夢中之夢。」珍珠道：「姪女在洪波巨浪中，原不想有今日，何期兩世一身，脫皮換骨。又得母女重逢，知音滿目，古今以來未有如此之樂。」惜春道：「今日可謂勝會難逢，四姐姐何不將江上琵琶消此長夜？」

珍珠未曾回答，王夫人笑道：「你同珍丫頭相處多年，豈不知他何曾抱過琵琶，安能作潯陽之調！」惜春道：「太太尚不知道，四姐姐今非昔比。自落江之後，別有洞天，此時良夜迢迢，正可令其細談衷曲，以遣鄧倦懷。」柏夫人笑道：「剛才風波險阻，更不計有此刻。正當剪燭烹茶，聽珍姑娘細說一番，以廣聞見。」姑娘、嫂子們趕著換上香茗，又換過一番燈燭。時已銀壺滴漏，杜宇三更。牀下嘖嘖蟲聲，如聞歎息。那些姑娘、嫂子都要聽四姑娘的龍宮佳話，站滿一房。珍珠將怎樣落江，在波浪中如何光景，及在牌樓下蘇蘇過來所見所聞，並借黛玉之體還魂，以及龍女同車游海見了多少古典故事，並如何見孫夫人、湘妃及娥皇、女英，所得所贈，直說到清涼觀與惜春見面，今日骨肉重逢之事。各位太太、奶奶、姑娘，一切上下人等，無不聽的手舞足蹈，歡喜異常。夢玉樂極，說道：

「那個如意匠，不知龍王老爺賞了他些什麼東西，還該去找了他來重謝才是。」秋瑞笑道：「如意匠固然要謝，那黛玉姑娘亦不可忘他。」寶釵道：「誰知那日大王廟誤認珍珠，今日竟是珍珠，真是奇事，不枉夢玉的一場大哭。」珍珠低頭不語。

眾夫人、奶奶們一齊大笑，十分歡樂。

秋琴叫丹桂看有什麼時候，丹桂在胸前將時辰表看了一眼，說道：「已交丑正二刻。」秋琴道：「聽珍姑娘說話，不覺夜已將闌，更欲一聆妙音，坐以待旦，俟初陽一出即可解纜歸去。」

桂夫人們都說：「甚是。」人畫聽見，趕忙將琵琶送來，夫人、奶奶們傳玩，贊不絕口。柏夫人歎道：「琵琶、青塚尚在人間，塞上畫圖已為陳跡。古來美人有遺蹟留於人世者，除王嬙外能有幾人？」王夫人們都點頭歎息。眾家姑娘俱趕著換了燈燭，要聽珍姑娘彈琵琶。夢玉眾人更急於要聽，一個個都寂然不語。珍珠將琵琶調撥，慢彈一曲。夫人們歎贊不休。

珍珠道：「夜闌霜重，甚覺冷氣侵人，尚得舞劍一回，以驅寒氣。」秋琴大喜。珍珠起身將琵琶交與抱琴，脫去外面大衣，整整烏雲，係條裙帶。人畫將寶劍遞來，珍珠接在手內，站在中間。各位夫人、奶奶、姑娘、嫂子們都四面坐立，定睛細看，只見珍珠柳腰輕轉，玉臂徐舒，左旋右轉，慢慢舞將起來。後人有篇長歌，單道珍珠舞劍的妙處。其歌曰：

龍泉掛壁聞風雷，虹光電氣相徘徊。人間健兒不敢舞，琉璃古匣生塵埃。空庭風急琪花落，麗人小袖羅衫薄。手持三尺青蓮花，入手嫣然借揮霍。滿堂凜凜秋水寒，清涼弟子拭目看。

初如曳練光閃爍，瀏漓繞腕靈蛟蟠。流星曆亂飛白榆，天女垂鬟散花雨。輕雲飄拂紅羅襪，麻姑信手揮寶珠。去如玄女驂鸞衛，來如電母排雲勢。飛燕身輕忽上騰，睂娘態逸還斜曳。或如洛神縱體出水立，龍婉鴻驚羅襪濕。又如麗娟按節舞回風，珊珊仙骨雲宵中。飄然許飛瓊，翻弄瑤池雪。相將後羿妻，飛入青天月。一片圓光簇鏡花，色色空空並奇絕。須臾眩轉如鸛輪，團團見劍不見身。公孫大娘不足數，神妙親授孫夫人。觀者魂驚正凝睇，划然一擊神光逝。誰雲兒女即英雄，獨立亭亭真絕世。整我紅粉妝，著我雲錦裳。鬢絲不動胭脂香，意閒氣靜神揚揚。乃知繞指柔化百鍊剛，莫耶長寄溫柔鄉。

柏夫人們見珍珠舞的似萬朵梨花，寒光閃閃，週身上下倒像一個水晶球在燈光之下，並不看見身體。眾人正看的身心俱暢。舞夠多時，划然而止。

時東方已白，珍珠面色不喘不變。柏夫人們無不極口稱贊。

夢玉、秋瑞這些姐妹更喜的拍手大樂。梅春過來抱住珍珠，叫道：「好姐姐，你明日一定要教給我這舞劍。」珍珠應道：

「等著我慢慢教你。」梅春道：「我今日先拜師傅。」說畢，抱著珍珠兩腿就跪了下去，在鞋尖上磕頭。急的珍珠忙要回拜，無如身子跪不下去，急的滿面通紅，說道：「這傻兄弟快些請……，」那個「起」字還未出口，不覺仰面一跤，跌倒地上。

夫人、奶奶們哄然大笑。秋琴、丹桂趕著過來。剛到珍珠身邊，夢玉跑的快，已將珍珠抱起。梅春抱著珍珠兩腿，還在磕頭。

秋琴笑著彎下身去，拉起梅春說道：「你也不怕玉哥動惱，將師傅拜了一跤還不放手。」珍珠站腳不住，又被夢玉抱住，急的頭紅面紫，不知所措。紫簫、芳芸們都過來拉的拉、扶的扶，滿屋裡笑不絕口。梅春站起身來。珍珠站定，抱琴將衣服送過來給姑娘披在身上，夢玉幫著七手八腳的穿衣服。寶釵笑道：

「夢玉兄弟盡著服侍四姐姐，也不怕老西兒打噴嚏。」引的夫人們又大笑了一會。

嫂子們擺上點心，換了新茶。桂夫人道：「姐妹重逢，一宵歡聚，不知東方之既白，吃了點心就可上船回去。老太太在家不知

怎樣的惦记。」柏夫人道：「妹妹說的很是。但我尚有一事，要妹妹們替我作成。」秋琴問道：「大姐姐有什麼事要咱們作成？」柏夫人指著惜春道：「就為這五姑娘。他是朱門弱質，豈可在此出家？不過偶爾陶情，暫為托足，斷無真個寄跡空門之理。今蒙上天默佑，先將珍珠送來此地。昨日又藉風波作合，將大姐姐及咱們都引入此間，可見數已前定，豈可舍他一人咱們回去的道理。前在京中已將寶釵、珍珠認繼為女，然寶釵同大姐姐相依為命，我母女們總不能常為朝夕。我今日要向大姐姐將五姑娘給我作女，帶了回去。將來一切事務總在我一人，斷不令其終身抱恨。望妹妹們與我成此一段佳話。」桂夫人們一齊說道：「賈大姐姐同咱們親如手足，諒無不允。五姑娘同咱們一宵相聚，斷不忍孤身在此。」掌珠、秋瑞、汝湘、芳芸、紫簫這些姐妹們都說：「五姐姐又不是鐵石心腸，就肯丟下咱們，自然一定同去。」惜春剛要開口，又被夢玉、梅春、修雲三人拉著一齊哭道：「姐姐不去，我們都死在這裡。」王夫人瞧見如此光景，止不住流下淚來，走到惜春面前，拉著手兒道：「好兒子，當初你立意出家，不別而行，今日相逢，豈肯放你。看著眾姐妹、兩個兄弟如此情切，依了他們，快過去拜了母親，咱們一同上船回去。」寶釵、珍珠也拉著哭道：

「妹妹你豈不念當初情分，好好的出什麼家呢？快些依著太太吩咐，再休違拗。」惜春此時身不由己，勢難固執，只得掩面哭道：「我遵太太吩咐，情願拜姨媽為母，一同回去。」上下人等聽說，無不大喜。柏夫人樂不可言。

王夫人吩咐中間擺椅，請柏夫人坐下。桂夫人、秋琴兩個扶了惜春在膝前拜了八拜，又挨次拜見，以及姐妹兄弟、姑娘媳婦們拜了半日，人人歡喜。王夫人叫惜春、入畫僕俱換去道裝，柏夫人道：「如今是我的女兒，應該成服，不拘那一個姐妹的服飾，權且換上，到家再辦。」紫簫趕著取了自己帶來的給惜春換上。王夫人吩咐入畫：「將姑娘應用之物，趕忙收拾帶去，其餘一切出家之物全行留下。」又命寶釵、珍珠同眾姐妹們幫著收拾。柏夫人叫李行雲來，當面吩咐，令他作清涼觀主。所有姑娘不帶去之物，都給他們分散。因在此母女相逢，留下一百兩銀，給殿上各神像裝金、上供。餘外另給了幾十兩作長住費用。將清涼觀入了祝府家庵，每月初一到家裡去領香燭、油米。

李行雲、張流水、袁可石師徒三人十分感謝，歡喜不盡，趕忙備了素面伺候。夫人們用過，打發服侍的內外人等吃了些點心、面飯。入畫早已收拾完畢，珍珠並無別物，惟有得的琵琶、寶劍、畫戟、弩弓俱交給抱琴好生收著。諸事齊備，時已曉陽初出，各家人伺候太太們上船。芙蓉將五姑娘一切帶去物件，著人搬到船上。柏夫人們站起身來，往外要走，李行雲師徒三個過來拜謝。兩個姑娘因相處一場，不忍分別，不覺傷心大哭。惜春、入畫俱各止不住紛紛落淚。因礙著太太們，在此不敢多說，惟有彼此道謝而已。

此時，觀前十分熱鬧。柏夫人們來到橋邊，珍珠用手指道：

「孫夫人將女兒送來睡在這塊地上。」柏夫人未曾回答，汝湘道：「趕著將這塊地上圈起圍牆，休叫牛來吃了香草。」秋瑞道：「你不要混出主意，橫豎夢玉一定要在這地上建立碑亭呢。」說的柏夫人們一齊好笑。珍珠滿面通紅，低頭不語。秋琴笑道：「圍牆立碑，將來再辦。倒是這橋不可不錫以嘉名，作個古今佳話。」寶釵道：「大姑姑說的甚是。題橋一事除大姑姑外，有誰敢當此任？」王夫人們說道：「大妹妹不要謙讓，取他個名兒！」秋琴笑道：「倒是我惹到自家身上，別叫人家笑話。」柏夫人道：「誰來笑你，倒是快些，別耽擱了工夫。」眾人又再三催促。秋琴笑道：「既是這樣，我竟亂說了。古人有詩曰：『二十四橋明月夜，玉人何處教吹簫。』四姑娘、五姑娘要為一對玉人，都在這裡相會，這座橋竟名之曰『有玉橋』何如？」柏夫人們一齊大贊道：「好極，用聖經上『有美玉於斯』甚為切貼。真不愧是錦心繡口。」寶釵道：「大姑姑題此嘉名，橋可以千秋不朽矣。」

太太們說說笑笑，已到江口，眾多男女伺候上船。王夫人、桂夫人、秋琴都在柏夫人船上。寶釵、珍珠、惜春被修雲拉去一船。夢玉道：「咱們都到一船倒還熱鬧，叫這些嫂子們各船去熱鬧，不過一會兒也就到家。」修雲道：「也很使得。」夢玉道：「上回寶姐姐偷跑了回去，這一磨兒我盯著再也不放。」芳芸們甚覺好笑。寶釵忍不住傷心，掉下幾點珠淚。夢玉瞧見說道：「我不知前世造了什麼孽，寶姐姐見了我就要動氣，我倒不如跳下江去，省了寶姐姐心裡發煩。」說著，往窗口就跳，急的珍珠趕忙順手拉住，寶釵說道：「我何曾見你就動氣？你若要跳下江去，咱們攏共攏兒同去，還得四姐姐引路，不然龍王爺也認不得咱們是誰。」紫簫們都好笑起來，夢玉笑道：

「寶姐姐你不動氣，我也懶得去見龍王。咱們趕著開船罷。」

姐妹們擠滿一船，十分親熱。寶釵、惜春敘談別後之事。夢玉們拉著珍珠，又細談海中的故事。

此時，各船已開入江心。珍珠指著金山說江底下法海的光景。汝湘道：「法海固然多事，到底是許仙薄情所致。物必先腐而後蟲生焉。」寶釵點頭道：「此為確論。當年寶玉惟鍾情於林黛玉，是以黛玉一死，便視我等如敝屣，和尚得以誘之而去。」夢玉歎道：「寶二哥可謂無情之至矣。怨不得昨日太太在江心遭險，璉二哥倒來相救，可見多情的才做得神仙。不是我說寶二哥，連太太都不惦记，這樣人還有個說頭兒嗎？寶姐姐你等著，我見了他替你喊他兩口。」掌珠們笑道：「你也不怕寶姐姐動惱？」寶釵道：「你知我的委屈，我也出了怨氣，別是說的好聽。」夢玉道：「我待寶姐姐若有一點虛情假意的，叫我……，」秋瑞道：「大爺又該賭咒了，再說會眼淚就跟著鼻子下來。」眾人一齊好笑。芳芸道：「你們瞧，前船已收入江口，今日走的這麼快。」汝湘道：「咱們只顧說話，不知不覺已到了家門口兒，多會兒過了金山，也不理論。」

正說之時，見有大小船隻都在江口迎接。各船魚貫而入，不過數里之間俱到碼頭。此刻轎馬喧闐，人如山積。原來祝尚書靈柩已於昨日啟到宅中安設。各家親友雖遇風波，幸俱無恙，都在船中等候，以此碼頭邊船隻擠的水泄不漏。因柏夫人座船已到，各船水手好容易的將船排開，要讓幾號大座船抵碼頭停泊。頭號座船正待攏將過去，不知誰家的一隻小篷船要搶入碼頭。這些大船的水手如何肯依，吆喝亂罵，不准他灣入碼頭。

那只小船偏要擠將進去，兩邊船上將篙子混擗，那小船篷板俱被損壞。

正在危急，只見小輪門口有一人光著腦袋，露出半截身子，將手亂搖，招呼：「休要動手，咱們也是大人宅裡的官眷，因昨日遭風到這裡來投親眷。船裡是少奶奶同哥兒、姑娘，昨日在江裡受驚得病，因衣服沒有烤乾，走不出來。望著大船上的哥兒們高高手兒罷。咱們都是門子裡的人，說起來誰還不認得誰嗎？」那人高聲說話，柏夫人們在座船裡聽的十分明白，說道：「原來是昨日遭風船，那位少奶奶也是咱們患難朋友，不可欺負他。」桂夫人吩咐：「問他是那位大人的少奶奶，到這兒投奔那家親戚？叫兩邊船上不許嘍嗶，只管將小船同咱們幫住，一會兒的工夫又何妨呢！」

眾家人一齊答應，連連招呼。那小船得了命，趕忙幫住大座船，一同攏到碼頭。祝府家人們跳了一個到那小船上，細細問明來跡，趕忙過來問道：「剛才奴才過船去問過，原來那船上節度使周瓊周大人的一位寡居少奶奶回南。昨日在黃天蕩遭風，將船打壞，一家落水。」王夫人忙問道：「那個周瓊？」家人道：「是原任平江節度使，如今現任三邊總制。」王夫人大驚，說道：「他是我的親家，你快些過去問少奶奶娘家是誰？快來！快來！」家人飛奔而去。立刻轉來回道：「已問過，說是榮府的探姑娘。」王夫人道聲：「哎喲，心疼死我了！」趕忙叫周貴家的：「過去瞧瞧，說我在這裡，快些同了過來。」周家的答應，叫人扶過船去。到了小船，走下船門，黑洞洞的也看不見個面貌。周貴家的問道：「少奶奶在那裡？」有個人站在旁邊答道：「在中艙裡睡著呢。」聽見有人，問道：

「是誰？」周家的叫道：「探姑娘，是我。」說著，兩人拉著細看，原來是侍書，見是周嫂子，一時悲喜交集。此時探春因受驚之後，母子三人昏昏睡著。侍書同周家的走到面前叫道：「姑娘，太太在這裡。」那探春驚醒，急忙問道：「那個太太？」

侍書道：「咱們榮府的太太在這裡。」周嫂子低下頭去叫道：

「姑娘，太太差我過來，請你到大船去相見。」探春趕忙坐起身來，急問道：「怎麼，太太也在這裡？」周嫂子道：「說起話長，請姑娘就過船去，慢慢的細談。」探春悲喜之至，說道：

「我姑爺不在了，老爺因衙門不便，命我回家。昨日在江心將船打破，一家落水，被一個和尚將我們娘兒三個救到岸邊，又救

了侍書同小子張福。叫我們坐個小船到這裡，自有親人見面。

那和尚倒像那裡見過，一時驚慌之際想不起來。衣箱行李都沉下江去，昨晚僱了這船，烘了一夜衣服，哥兒、姑娘哭了一夜，方才娘兒三個昏昏睡去。誰知在這裡遇著太太，真是夢想不到。」

周嫂子道：「夢想不到的事多著呢，姑娘過去自然知道，還有多少太太、奶奶們在這裡，請姑娘快些過去見個面兒，好一同上轎。」

探春正要問那些太太，只見祝府裡有好些姑娘、嫂子們過來相請。探春只得叫侍書同周嫂子抱著哥兒、姑娘一同都過船去。此時董升夫妻亦過船來，探春看見甚屬傷心，不暇細問。

剛到大船頭上，茗煙搶著請安。夢玉亦急忙忙走過來，探春抬頭瞧見，急問道：「兄弟你幾時回來的？」茗煙急答道：「探姑娘，這是祝大爺，並不是寶二爺。」夢玉道：「探姐姐，兄弟是祝夢玉。方才聽說姐姐在此，奉母親之命特來迎接。」探春眼圈一紅，說道：「不敢有勞。」說著，同夢玉走下船來。賈府的姑娘、嫂子們瞧見探姑娘，人人歡喜。探春走進官船，見王夫人同著好些不認得的太太們都站著等候。探春忍不住傷心，搶到王夫人面前說道：「苦命的女兒，想不到在這裡得見太太。」說著，跪下去放聲大哭。

王夫人看此光景，十分傷感。母女悲苦一回站起身來，命探春拜見柏夫人、桂夫人、梅姑太太。各位奶奶、姑娘都擠滿一船，惜春、珍珠拉著傷心一會，不暇問詢。接著夢玉夫妻、姐妹一個一個挨次拜完。探春見這些人都似當年閨中好友，人人面熟。王夫人又一個一個指說一遍。侍書同周嫂子抱著哥兒、姑娘都一齊拜見，王夫人瞧著十分悲喜。探春將在京拜別之後，直說到昨日江心遭難，和尚相救指引之事，大概說了一遍。柏夫人們不勝感歎。王夫人道：「昨日是璉二哥救你，怎麼不知道嗎？」探春驚道：「怎麼那和尚就是璉二哥嗎？怪不得有些面善。」王夫人又將賈璉出家之事也說了幾句。探春拉著巧姑娘道：「幸你父親出家得道，救了我們多少性命，不然昨日我母子三人也葬了魚腹，真令人感激。」巧姑娘哭道：「手足之情，原該相護，姑媽何言感激。」柏夫人道：「今日昨日兩次母女相逢，真是古今一段佳話。他們已伺候多時，咱們快些家去，不要叫老太太等的心焦。」王夫人們都說：「甚是。」此時，文武各官以及眾家親友俱在碼頭迎接，祝筠各處致謝。賈、祝兩府家人收接各家名帖，一面伺候上轎，直鬧了半日，太太、奶奶們才上完了轎子。將些姑娘、嫂子們急的亂喊亂叫，紛紛都要搶著上轎。看著大轎俱已去遠，越發著急。幸而夢玉派了茗煙照料賈府一切，因此入畫、侍書們倒不落後，跟著大轎早已前去。此時這五條街上盡剩了往祝府去的轎馬，滿街上來往行人兼那些買賣擔子，擠了個兩雪不漏。

眾人正看熱鬧，誰知大街上走了火。十月間，正是風高天燥，霎時間煙霧漫天，火聲嘩剝，人急馬驚，彼此不顧。號呼喊哭之聲駭心振耳。王夫人是第一乘轎子，正被救火的兵民擋住，面前人如山積，後面轎馬又如潮湧而來，越擠越多。太太、奶奶們都急的無法。正在進退兩難之際，那火光之中，只聽見天崩地裂一聲響亮，一連倒了幾堵大牆，兩邊人馬大驚，忽然一擁，將寶釵轎頂擠去。夢玉騎著牲口正在轎旁，見轎子幾乎栽倒，十分著急。那些跟班的同轎夫彼此不能相顧。夢玉正著急的要死，只見寶釵雲髻上倒像一個大蜻蜓飛了起來，划然有聲，越高越大。剛到那火光之中，就如一條烏龍，將火光圍住。

忽然大雨傾盆，火煙頓滅。那些山積之人，紛紛跑散。夢玉馬上正看的出神，想不出這個道理，見那條烏龍正在半天，漸漸縮小，仍舊像蜻蜓一樣冉冉落在寶釵身上。

寶釵正自驚惶之際，覺著有件東西掉在衣襟上，其勢甚重。

順手摸著一看，見是頭上帶的鬆釵，趕忙插在髻上。此刻火煙已滅，人亦鬆散。前面轎子趁空兒趕著魚貫而走。祝府跟班的才看見寶二奶奶轎頂踩了個稀爛，忙找著轎夫，一同扛著無頂的轎子，挨次而去。夢玉緊緊跟著，走不到半里來路，只聽見「喀札」一響，不知又斷了什麼，且看下回分解。